

孤艳稀品大系



五美缘

吉林摄影出版社

孤艳稀品大系・枕边艳品

五

美

缘

佚名

序

清代小说，八十回。道光四年（1824）刊楼外楼藏版本又题《绣像大明传》。不题撰人，卷首有“寄生氏”序。一说“寄生氏即《五美缘》作者”，一说“寄生氏”仅为序作者。编撰者尚难确考。此书孤本为道光二年刻本，知成书于道光二年之前。

小说叙明正德年间，钱塘书生冯旭与钱林之妹月英一见钟情，私订婚盟。冯旭托媒前往作伐，适太师之子花文芳亦遣媒求婚。月英面试二生才学，许冯而讥花。花文芳因恨生计，命家人季坤杀婢春英，诬为冯旭所害。抚台受贿徇私逼钱林以妹许文芳，判冯旭充军淮安。花文芳逼婚，月英婢翠秀冒名代嫁，洞房之夜刺死花文芳，被捕论斩，幸得冯旭义兄常万青、汤彪等人相救。月英偕婢落霞女扮男装潜逃山东投亲，为盗所劫，亦得常万青相救，同归常府。冯旭刺配途中为季坤所释，避于淮安，招赘姚府，娶妻蕙兰。后冯旭夫妇遭人所害，被其舅林璋救出。自此，冯旭专心攻读，应试得中状元，且随林璋边关御番。番公主哈飞英擒冯旭，爱其人，以身相许。于是，两国言和罢兵。大军班师回朝，冯旭得授礼部尚书，并奉旨完婚，娶月英、翠秀、落霞、与蕙兰、哈飞英，成就“五美缘”。

目 录

第一回	钱月英酬神还愿	冯子清误入桃园	(1)
第二回	赠金扇冯旭得意	拜天地翠秀许婚	(6)
第三回	游西湖林璋遇故	卖宝剑马云逢凶	(11)
第四回	马云大闹五柳园	汤彪仗义赠金帛	(17)
第五回	真才子走笔成章	假斯文揉碎肚肠	(24)
第六回	姚夏封广陵风鉴	常万青南海朝山	(29)
第七回	朱翰林代为月老	冯子清聘定月英	(35)
第八回	魏家妇人前卖俏	花文芳黑夜偷情	(40)
第九回	魏临川于中取利	花文芳将计就计	(44)
第十回	书房内明修栈道	墙头上暗渡陈仓	(48)
第十一回	武宗爷亲点主考	花荣玉相府祥梦	(53)
第十二回	林正国触奸投水	徐弘基进香还朝	(57)
第十三回	定国公早朝上本	林正国权为西宾	(60)
第十四回	魏临川暗使毒计	冯子清明受灾殃	(64)
第十五回	春英无辜遭毒手	季坤黑夜暗行凶	(68)
第十六回	花文芳面嘱知县	孙文进性直秉公	(72)
第十七回	三学生员递公呈	知县缉拿魏临川	(75)
第十八回	孙文进复审人命	魏临川花府潜身	(79)
第十九回	生员聚众闹辕门	巡抚都堂强断婚	(83)

- 第二十回 冯旭受刑认死罪 百姓罢市留青天 (86)
- 第二十一回 罗太守安抚百姓 孙知县复任钱塘 (89)
- 第二十二回 冯子清钱塘起解 钱文山哭别舟中 (94)
- 第二十三回 季坤奉主命差遣 花能黑夜里放火 (97)
- 第二十四回 有怜定计害临川 月英家门带姑孝 (102)
- 第二十五回 花文芳纳采行聘 钱月英认义姊妹 (105)
- 第二十六回 钱月英改妆避祸 文芳开宴款家人 (110)
- 第二十七回 季坤仗义释冯旭 有怜智谋赚崔氏 (113)
- 第二十八回 使假银暗中奸计 公堂上明受非刑 (116)
- 第二十九回 赵翠秀代主替嫁 花有怜奸拐红颜 (120)
- 第三十回 假小姐闺中哭别 真公子婚娶新人 (124)
- 第三十一回 花文芳爱色被杀 赵翠秀为主报仇 (127)
- 第三十二回 钱林闻信忙奔走 童仁飞报进都城 (131)
- 第三十三回 都堂飞马闭城门 知县踏看定真假 (134)
- 第三十四回 孙文进通详咨部 花荣玉火速行文 (138)
- 第三十五回 假小姐市曹行刑 真丈夫法场劫犯 (142)
- 第三十六回 劫法场英雄显武 调官兵追赶逃人 (145)
- 第三十七回 乌金镇瓦打英雄 刘家庄夜闹官兵 (149)
- 第三十八回 观音点化常万青 马杰调兵捉壮士 (154)
- 第三十九回 金山寺总镇司将 扬子江英雄交锋 (157)
- 第四十回 万青被擒解杭州 飞鹏甘露逢旧友 (160)
- 第四十一回 钓鱼台英雄聚义 丹阳县夜劫犯人 (164)
- 第四十二回 马杰提兵追壮士 英雄踏水夺行舟 (167)
- 第四十三回 花荣玉哭奏天子 东方白锁解京都 (170)
- 第四十四回 三法司勘问方白 地方官搜擒月英 (173)
- 第四十五回 功臣庙潜身避祸 迎风山姐妹遭凶 (176)
- 第四十六回 常万青路见不平 董天雄恶盈受戮 (179)

第四十七回	花有怜身入相府	沈廷芳花园得意	(182)
第四十八回	沈廷芳独占崔氏	姚夏封入赘东床	(187)
第四十九回	花有怜智诱林旭	姚蕙兰误入圈套	(191)
第五十回	沈义芳贪淫被戳	姚蕙兰斧劈奸徒	(195)
第五十一回	沈白清滥刑错断	林子清屈招认罪	(198)
第五十二回	沈白清出详各宪	姚夏封得信探监	(201)
第五十三回	护国寺奸僧造孽	马文山误陷土牢	(204)
第五十四回	武宗爷私游玩月	林正国幸遇明君	(207)
第五十五回	奉圣旨谒相辞阁	察民情理屈伸冤	(211)
第五十六回	姚夏封赴水投状	林经略行牌准提	(214)
第五十七回	假老虎恶贯满盈	真老虎与民除害	(218)
第五十八回	三鸟飞鸣冤喊状	二秃被害命强奸	(222)
第五十九回	赴市曹奸僧枭首	暗探访私渡黄河	(225)
第六十回	林公月下准鬼状	臬司令箭催行刑	(228)
第六十一回	姚夏封法场活祭	林经略暗进淮城	(231)
第六十二回	林经略行香宿庙	府城隍各案显灵	(234)
第六十三回	冯旭解轭见母舅	林璋出票提有怜	(238)
第六十四回	林公释放许成龙	经略正法桑剥皮	(241)
第六十五回	经略拜本进京都	廷芳计害死有怜	(244)
第六十六回	林经略判出奇冤	崔氏妇路遇对头	(247)
第六十七回	林经略开棺验伤	崔家妇当堂受刑	(251)
第六十八回	林经略二次开棺	宋朝英轭门听审	(254)
第六十九回	易道清立毙杖下	陈武氏得放归家	(257)
第七十回	林公严刑拷淫妇	崔氏受刑吐真情	(260)
第七十一回	沈廷芳潜身内院	宋臬司当堂受刑	(263)
第七十二回	天子见表心不悦	林公失陷护国寺	(266)
第七十三回	汤彪急调海州兵	林璋初请上方剑	(270)

- 第七十四回 林公火焚护国寺 公差受比捉廷芳…………… (273)
- 第七十五回 沈廷芳逃走被获 林经略勘问真情…………… (276)
- 第七十六回 沈廷芳供出真情 林经略结清各案…………… (279)
- 第七十七回 沈廷芳杖下立毙 刘尚书痛哭姨侄…………… (284)
- 第七十八回 林正国挂印征西 冯子清独占鳌头…………… (287)
- 第七十九回 结丝萝两国相好 献降书元帅班师…………… (291)
- 第八十回 受皇恩一门富贵 加封赠五美团圆…………… (295)

第一回

钱月英酬神还愿

冯子清误入桃园

词曰：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自应空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

且趁闲身未老，尽教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然是醉，三万六千场。

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

辜负皓月清风，苔茵展，银汉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话说这部小说，故事出在大明正德年间。自从武宗皇帝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也不在话下，单讲浙江省杭州府钱塘县有一世官，姓钱，名铤，表字自由，官拜两广都堂之职。夫人马氏所生一男一女，公子名林，字文山，小姐芳名月英。兄妹二人勤心苦读诗书，学富五车，外国人都称为才子佳人。不幸老爷去世，夫人领了子女，扶柩回归故里，送入祖茔。公子早已入学，却不好游戏，终朝在家与妹子吟诗作赋，孝敬母亲。夫人见他兄妹二人早晚侍奉殷勤，满心欢喜，常在他兄妹前说：“我家有此才女才子，不知后来娶媳择婿如何？”公子道：“母亲大人，婚姻之事，皆有天定。”夫人道：“虽然如此，但你妹子年已长成，为娘的日夜忧愁，放心不下，必选个才貌之人，完她终身，使我为娘的却才放心。儿呀，难道你

同学中就无其人么？”钱林道：“娘亲听禀，学中只有一人，孩儿十分敬重。论才学，孩儿甘拜下风，每逢考期，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论人品，杭州也寻不出第二个来。”夫人闻言，忙问道：“此人姓什名谁？门第若何？”钱林道：“论门第，倒也正对，他父亲做过刑部尚书，亡过多年，只有母子二人，姓冯名旭，字子清。”夫人道：“他母亲可是做过太常寺少卿林臻之妹么？”钱林道：“正是。”夫人道：“门户相对，才貌又佳，为何不上紧央人作伐，以完为娘的心事？”公子道：“孩儿久有此意，只因他近来家业凋零，恐误妹子终身，故尔未敢禀告。”夫人道：“我儿此言差矣，古人道得好，正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一朝得第自身荣’。”公子道：“母亲吩咐，孩子知道。”

那月英小姐在傍听得母亲兄长说人婚姻之事，将脸一红，起身回楼去。耳中只听得说冯旭是个才子，心中暗想：“天下无实者多，倘若冯生名不称实，岂不误我终身大事？必须面试其才，方知真假。欲将此意禀告娘亲兄长，怎奈我女孩儿家，羞人答答，怎好启齿？”正是：

满怀心腹事，难向别人言。

不言小姐闷闷不乐，单言小姐身边有两个丫鬟，一个名叫翠秀，一个名叫落霞。二人生得容貌与小姐仿佛，却也聪明。跟随小姐拈弄纸笔，也知文墨。小姐见她伶俐，倒也欢喜，故此待她二人如同姐妹，与众不同。

翠秀、落霞见小姐连日闷闷不悦，自言自语，如醉如痴，觉得小姐有些心事。二人上前问道：“小姐为着何事这般光景？”小姐见问，叹了一口气道：“你二人哪里知我心。”就不言语了。二人道：“婢子自幼蒙夫人、小姐抬举，不以下人看待，小姐有何心事，说与婢子们知道，代小姐分忧。”小姐闻她二人之言，只得将夫人、公子商议之话告诉一遍：“我想外

边人虚名甚多，故此疑心，欲要面试其才，又不好启齿，以是不乐。”二人道：“小姐宽心，倘夫人、公子再议起小姐婚姻之事，婢子直告要面试这姓冯的才学，然后再议便了。”小姐听了，方才放心。

不觉光阴迅速，过了个月，夫人一口身体不爽，一病半月。慌得公子、小姐日夜不离左右服侍，小姐各庙许愿，又在花园拜斗，保佑母亲安康。

过了数月，夫人身体渐渐好了。公子、小姐见夫人好了，用心調理。不觉早又腊尽春回，到了新年景象。堪堪至初九日，乃是玉皇大帝圣诞之辰，月英小姐禀告母亲知道：“孩儿许下各庙香愿，今逢上好日期，孩儿意欲亲身进庙酬谢，特来告禀母亲。”夫人闻言，大喜道：“我儿，一向累你兄妹二人服侍，既许下香愿，理当亲还。”遂吩咐家人速备纸马、香烛、牲醴之类，唤了三乘轿子，伺候小姐同两个婢子各庙烧香。

不一时，小姐打扮十分齐整，带了翠秀、落霞，三人上轿，往各庙还愿，后面随了许多家人。一行人众先到了玉皇阁，小姐和两个丫鬟下轿。家人逐开闲人，小姐慢慢步上楼来。只见香烛供献已经现成。小姐站立毡单，礼拜上帝，转身又拜斗姥天尊。礼拜已毕，家人送上香仪。客师请小姐客堂坐下待茶，摆下果品。小姐坐了一刻，起身上轿，又望城隍山来。

不一时，抬至寺内，只风山前游人如蚁，家人赶逐不开。小姐看见香烛点齐，只得交身出了轿子。那些游人见三乘轿内走出三个美人，一哄拥挤上前争看，人人道好，个个称奇。如同月里嫦娥下降，好似西子重生。后面随着两个丫鬟，一般娇娆，不知谁家小姐？内中有一个书生，文质彬彬，头戴儒巾，身穿儒服，年纪只好十五、六岁，生得貌比潘安，手执一柄金

扇，也挤在人丛中争看。看官，你道此人是谁？就是钱林母亲所说的礼部尚书之子冯旭，字子清，今日也来到城隍山游玩，不想遇见钱月英前来进香。他也不知是钱文山之妹，一见国色，神魂飘荡，痴在一边，两眼不转睛只望着三人。

小姐见人众多，慌忙礼拜神圣，吩咐家人：“将各庙香烛送去，我回家向空礼拜酬谢便了。”家人答应，将轿子搭了进来，请小姐上轿。那些游人一哄而至，围在轿前。事有凑巧，把一个冯旭紧紧挤在轿前，动也不得动。那小姐正欲上轿，忽见一个少年书生，品貌清奇，心中暗忖道：“世上也有这般标致男子。”又不好十分顾盼，匆匆上轿。家人连忙放下轿帘，轿夫抬起，如飞而去。

冯旭又看翠秀、落霞二人上了轿。轿夫赶向前面，一直飞奔下山。冯旭见三个美人去了，他也不顾斯文体面，向后跟定轿子，跑下山来，满身汗透，儒巾歪斜，足下哪管高低，转弯抹角，跑得喘息不定。

有一个时辰，到了一处后花园门，一直遥望里面去了。只见一个老苍头，说道：“哪里来的，好好走出去。”四面望望无人，反手将园门关闭。冯旭低低骂道：“这个老狗头，好不知趣，竟自打门闭去了。”只得走至门首，用手将门轻轻一推，哪里推得动。

冯旭无奈，绕着墙边走了一会儿，无法可入。只见对过矮矮门首，有一个老妇人坐在门首。冯旭连忙走过来，叫声老婆婆：“小生借问一声，对过花园可是李相公家的么？”那婆婆摇头道：“不是，不是。”冯旭又道：“可是张相公家的么？”婆子又摇头道：“不是，不是。”冯旭道：“却是谁家的么？”婆子道：“相公请坐，待老身慢慢告诉与你听。”冯旭真个坐下。婆子道：“对过花园乃钱府的，这钱老他在日做过两广都堂，如

今只有夫人、相公、小姐三人，并无别人。”冯旭暗道：“原来就是钱文山的花园。”又故意问道：“他家公子与哪家结亲？”婆子道：“尚未联姻。”冯旭又道：“他家小姐自然是与过人家的了。”婆子道：“小姐今年方交一十六岁，亦未受聘。”冯旭口中应道：“原来如此。”心中暗喜道：“年交一十六岁，也不小了。”婆子道：“说起这位小姐，婚姻却难，他家夫人要选才貌出众，又要门户相当，夫人方允。”冯旭道：“却是为此，这也该的，但不知他家小姐可知文墨？”那婆子道：“好个可知文墨，通杭州哪个不知她是闺中才子。常与她哥哥吟诗作赋，连公子还要让她一筹哩！”冯旭道：“你老人家如何尽知她府中事？”婆子笑道：“相公有所不知，我就是这位小姐的乳娘，我姓赵。因年纪大了，自己要在家同儿子过活。如今时常还去她家住，我要去就去，要来就来，一切事所以晓得。”二人谈了一会儿，天气渐渐晚了。婆子道：“老身要弄饭去了，恐儿子回来要吃，没工夫陪你谈了，你请回罢。”

冯旭听了婆子这番言语，心中甚是欢喜：“钱小姐竟是个才貌双全的，若能与我为妻，也不枉为人世。”起身复又走到对过花园门首，看看园门紧闭，又站了一会儿，想道：“天色已晚，我只是痴呆呆地站在，就站到明日也无益处，不如且回，明日起早些来，倘有机缘，也未可知。”即移步转身，才走了十几步，忽听得园门咿呀一响，冯旭即忙回头看时，园门已开，有个老苍头手中拿着把酒壶走出来，带了园门，竟自走了。原来这个老儿每晚瞒着夫人出来打酒吃。冯旭见了，忙忙走来，不论好歹，推开园门，竟自进去，仍然将门推上，一直往里就走不题。

且言苍头取酒来，推门进来，回身关好，取锁锁了，提酒往自己房里吃去了。单讲冯旭在花园里东张西望，不见一人，

他就放大了胆，朝里直走，到了丹桂厅上坐下。定定神，想道：“我好无礼，怎么黑夜里走到人家花园中来？倘被人看见，如何应答？文山兄知道，体面何存？”想罢，立起身来：“我且出去。”竟奔园门，打点回去。

却说月英自进香回来，到夫人前禀道：“今日进香，好不热闹。孩儿见人众多，只到玉皇阁、城隍庙山上，他处着安僮送香烛前去，孩儿先回来了。”夫人答道：“正该如此。”就在前面吃过夜饭，又说了些闲话。夫人吩咐：“我儿就此回楼睡吧。”小姐起身，叫翠秀、落霞掌灯。翠秀道：“今晚风大，不好点灯。”取了个灯笼点起，照着小姐回楼不题。

且言冯旭来到园门，见门上栓了大闩，又锁了，哪里还得开来，冯旭惊道：“这事怎好？不想一时就拴锁了园门。”愈想愈怕，无法可使。他是个读书君子，又比不得那种可以掂门扭锁的小人，只得又回身步到丹桂厅坐下，等候天明出去。正在自悔之时，忽听一派莺声燕语，嘻笑而来。灯光渐近，冯旭唬得觅处藏身，往来无处，暗道：“若被人撞见，如何答话？权在山石背后躲避则个。”

但不知曾撞着人来捉住，认奸认贼，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赠金扇冯旭得意 拜天地翠秀许婚

词曰：

水浴银蟾，叶喧苍陌，马声初断。问依露井，笑扑流萤，焰花破，画栏边。

四方静，夜久后，郎愁不归眠，立尽残更前。

叹花草，一瞬千里梦，况书远。到头来，都是幻。利名牵绊，怎不教迷恋。

梅落添妆，莲开似面，天工画染。金乌玉兔未停留，读书何敢手释卷。

但明河直下，谁有星稀数点。

话说冯旭见有人来，慌张张走到假山背后躲避不题。

且言小姐和翠秀、落霞三人打从假山石旁经过。冯旭见灯到了面前，抬头观看，只见前面一个小丫鬟，手提一盏灯笼，后随两个美人，心中大喜，便欲走出相会。“或者小姐怜我一片真心，面订婚姻，也未可知。”主意定了，正欲移步，心中回想：“若小女子家叫喊起来，惊动人众，钱兄知道，体面何存。我且躲在假山背后，听她说些什么言语。”正是：

要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

且言翠秀提灯在前，叫道：“小姐，今日城隍山上好些游人，内中有个少年书生，挤在轿前，好个人品。小姐可曾看见么？”那落霞接口道：“好个标致秀才，他那两个眼睛只望着小姐。”翠秀道：“不知此生才学如何，我家小姐若配得此人，也不枉人生在世。”落霞道：“看他那般品貌，腹中自然不差。”翠秀道：“若果然如此，可算得才貌双全。”二人你一句我一句称赞，小姐只不言主。

此日是正月初九日，残雪未消，那日间花园内被鸦雀在地打食，走得满地脚迹。小姐便叫：“你二人终日拈弄笔墨，因夫人去年病体沉重，我没有工夫考你二人，今日见景生情，我有一对在此，你二人可对来。”二人道：“不知小姐所出何对，婢子等料然对不出。”小姐道：“偶然看见此景，满地鸦脚迹，借此出对。”随口道：“雪地鸦翻，好似乱酒梨花墨数点。”翠

秀、落霞二人一时对答不出。

那在假山后面人听得明白，欲要代她二人对来，一时想不出来。事有凑巧，忽听得空中唧呀一声，冯旭抬头一看，见三四十个宾鸿分为三路从北向南飞去。他一时间便高声对道：“霞天雁过，犹如醉书红锦字三行。”当下，翠秀、落霞二人听见，叫道：“有贼，有贼。”只唬得冯旭战战兢兢，不敢作声。转是小姐听得对句确当，声音清亮，说道：“你二人不必惊慌，据我看来，并非是贼，你们将灯笼照看，看是何人。”二人答应，心中不得不怕，战战兢兢提着灯笼，口中只是吆吆喝喝，道：“你若是贼，速速跑去罢了，要不是贼，快快出来。”冯旭听见，心中想道：“都是女子，我就出去，料然不妨。”放大了胆，竟自走出。月光之中，摇摇摆摆，手中执着一把金扇，一方班古镌的碧玉图书。这玉器乃是他祖父传留之珍。此宝价值千金，他并不知其价，扣在扇上。忙忙走出来，看见翠秀、落霞，深深一躬，道：“小生拜揖。”二人将灯笼提起一照，不是别人，就是日间在城隍山遇见哪个标致书生，又惊又喜，故意问道：“你何人？怎么大胆半夜更深却在我家花园之内，说得明白，放你出去，如有一句谎话，登时叫喊起来。惊动家人拿住，当贼送官，严刑拷打，那时就要吃苦哩。”冯旭打一躬，道：“二位姐姐请息怒，待小生直告，小生姓冯，名旭，字子清，杭州哪个不知是个才子。”二人道：“住了，你既是个才子，可认得我家大相公么？”冯旭见问，笑嘻嘻道：“怎么不认的，你家大相公钱兄与小生朝夕会文，又是同案好友。”二人道：“既是与我家相公相好，因何躲在我家花园内，且是黑夜之间？却是为何？”冯旭道：“有个缘故，今在城隍山游玩，遇见你家小姐进香，小生不知是哪家小姐，故尔跟寻到此细访，方知是钱兄令妹。看见园门开着，因此走进游玩，不想园门下

锁，不得出去，只得躲在山子石边，坐守天明，好出花园。不意小姐出对子与二位姐姐对，小生斗胆对了一句，惊动小姐同二位姐姐。此系真言，不敢说谎，望二位姐姐恕罪，转达小姐，恕小生不知之罪。”

那钱月英见冯旭出来，连忙回避在丹桂厅上，一句句都听得明白，方知就是哥哥与母亲所说之人。今日间见其容貌，方才又听见对句，确是个才貌双全，早已打动少年爱姁娥的心事，便在厅上叫道：“翠秀、落霞快来。”二人忙至厅上小姐面前，把冯旭的话告诉一遍。小姐道：“既是相公的好友，可快跟我进去，取钥匙前来，开了园门，送他出去。”二人答应：“晓得。”翠秀向落霞道：“妹妹，你随小姐回楼，取了钥匙快来。我在此等候。”落霞应允，随着小姐到了楼中来取钥匙。原来园门钥匙小姐经管，每日放在后楼。这且不表。

再言冯旭见四下无人，走至翠秀身边，忙忙又躬，道：“姐姐，小生拜揖。”翠秀欠身还了个万福，道：“相公方才见过礼了，为何又作揖？”冯旭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请问姐姐芳名。”翠秀道：“妾身父母姓赵，名唤翠秀，前跟小姐回楼去的名唤落霞，她的父母姓孙。小姐芳名月英，你可知道么？”冯旭连声道：“小生谨记。但小生今日到此，原为婚姻，不能当面一言以定终身，岂不辜负小生一片真心？还求姐姐设个法儿引小姐面前一见，以表小生诚恳，不知姐姐可用情否？”翠秀道：“我家夫人好不严谨，小姐乃闺阁千金，怎能轻易得见外人？又是黑夜，岂不令人说笑。劝相公将此念头息了罢。至婚姻大事，必须央媒说合，那时明媒正娶，才是君子。”冯旭听了翠秀之言，道：“姐姐说得有理。不知小生与小姐缘分如何？姐姐大力周全，小生无物相谢，有柄粗扇，聊表进见寸心。”说毕，将手中金扇递与翠秀。翠秀道：“妾身并无寸进之

功，怎好收相公之谢。”冯旭道：“姐姐不收，是不肯代小生出力了。”翠秀道：“我若不收，使相公疑心，只得权且收下。”伸手接了，藏在身边，便道：“冯相公，我先报个喜信与你。我家相公前日与夫人商议，要将小姐与你。你今回去，作速央媒求亲，夫人、公子必允。”冯旭听了此言，不觉手舞足蹈，喜出望外，道：“倘若如此，三生有幸。不知姐姐可伴小姐过去否？”翠秀笑道：“我们两个服侍小姐，寸步不离，怎么不随过去。”冯旭闻言，满心欢喜，道：“叫小生一时消受得起三位美人。”正是：

情知语是针和线，就此引出是非来。

冯旭与翠秀说了一会儿，不见落霞到来。月色渐亮，自古道：灯前观美女，月下玩佳人。越看越爱，哪里按捺得住心猿意马，走到身边，双手抱住。翠秀作色道：“妾认君子是个诚实之人，原来是一个狂徒，既读孔圣之书，难道就不知些礼法么？我虽然是个婢子，不是下流苟合之奴。”高声叫：“狂生，还不放手。”一夕话，说得冯旭哑口无言，将手一松，叫道：“姐姐言之有理，小生一时痴呆，万望姐姐恕罪。小生还有一言奉告，前蒙姐姐垂爱，见许终身，趁此月光之下，对天罚誓，以表真心，不知姐姐肯否？”翠秀道：“你今速速回去，央人说合，对什么天，罚什么誓。”冯旭见她口软，将翠秀身子一把扯住，就半推半就，二人双双跪下，同拜天地。冯旭罚誓道：“我若负了赵氏姐姐，前程不利。”翠秀道：“愿相公转祸呈祥，妾若负了相公，叫妾身不逢好死。”正是：

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二人誓毕，立起身来。冯旭恭恭敬敬站着不动。只见落霞取了钥匙来到，叫声：“姐姐，快送冯相公出去。”冯旭无奈，只得同着二人到了园门。开了锁，下了闩，开了门，冯旭走